

武力經濟學

佛蘭芒克著
徐宗士譯



109

ECONOMICS OF FORCE

By
FRANK MUNK

財政評論社譯叢

武力經濟學

佛蘭芒克著
徐宗士譯

學 濟 經 力 武

ECONOMICS OF FORCE

By
FRANK MUNK

譯 士 宗 徐

有 所 權 版
究 必 印 翻

版再月八年三十三國民

發行人
出版者
印刷者
總發行所
經售處

凌 憲 揚
財 政 評 論 社
財 政 評 論 社 印 刷 所
重慶中正路中信大廈一二二號
財 政 評 論 社
全 國 各 大 書 局

定價每冊國幣十二元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武力經濟學勘誤表

頁	數	行	數	字	數	誤	正
三三二	三	倒數	三	英文	三	Elizabeth Funge	Elizabeth Funge
三三二	三	倒數	三	英文	三	A bulwark against Bolshevism	A bulwark against Bolshevism
三三二	三	倒數	三	英文	三	Cuzio Malaparte	Cuzio Malaparte
三三二	三	倒數	三	英文	三	一九三〇年	一九三〇年
三三二	三	倒數	三	英文	三	Fuehrer	Fuehrer
三三二	三	倒數	三	英文	三	社會地位	社會地位
三三二	三	倒數	三	英文	三	同床而臥	同床而臥
三三二	三	倒數	三	英文	三	Temporary	Temporary
三三二	三	倒數	三	英文	三	Hogarth Press London	Hogarth Press London
三三二	三	倒數	三	英文	三	樂織主義的	樂織主義的
三三二	三	倒數	三	英文	三	(Vereinte Stahlwerke)	(Vereinte Stahlwerke)
三三二	三	倒數	三	英文	三	of Government of Ruling	of Government of Ruling
三三二	三	倒數	三	英文	三	……危險。	……危險。
三三二	三	倒數	三	英文	三	……Estate... Reichsaehrstand	……Estate... Reichsaehrstand
三三二	三	倒數	三	英文	三	Decadent Capitalism	Decadent Capitalism
三三二	三	倒數	三	英文	三	……的特包。	……的特包。
三三二	三	倒數	三	英文	三	……基礎、總機關	……基礎、總機關
三三二	三	倒數	三	英文	三	Import quotas	Import quotas
三三二	三	倒數	三	英文	三	這一切對於通貨	這一切對於通貨
三三二	三	倒數	三	英文	三	德國與南斯拉夫	德國與南斯拉夫
三三二	三	倒數	三	英文	三	Sybalae = Syndicat Belge D'Acier	Sybalae = Syndicat Belge D'Acier
三三二	三	倒數	三	英文	三	白金、絲	白金、絲
三三二	三	倒數	三	英文	三	較高程度	較高程度
三三二	三	倒數	三	英文	三	Edmund	Edmund
三三二	三	倒數	三	英文	三	Strategy	Strategy
三三二	三	倒數	三	英文	三	人民的榮譽	人民的榮譽
三三二	三	倒數	三	英文	三	獨佔權、武斷	獨佔權、武斷
三三二	三	倒數	三	英文	三	Dickson	Dickson
三三二	三	倒數	三	英文	三	熱帶或牛	熱帶或牛

譯者序

近來出版界關於「戰時經濟」「國防經濟」的書籍，可謂汗牛充棟，牠們的內容，也已有過充分的介紹。但在經濟學上冠以「武力」(Force)一詞，則實以本書為創始。著者弗克氏(Frank Munk)是一位捷克經濟學者，曾任捷克國家經濟設計委員會委員等職，對於工商管理尤具專識。自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三年得洛氏基金之助，在美從事研究工作。著述甚多，並曾主編經濟雜誌數種。足跡遍全歐，與各國經濟界領袖均甚熟稔，而於德國經濟尤能洞若觀火，自慕尼黑會議以迄捷克滅亡，納粹武力經濟的實施，著者均曾目睹親歷。嗣後流亡至美，擔任李特學院(Reed College)經濟學講師，因得有自由的空氣和餘暇從事著述。希特勒在西歐的閃擊以迄法國的覆亡，祇有加強了著者對於武力經濟認識的信念。書中的語調雖然充滿了悲憤和激昂的情緒，但仍不失為科學分析之作。

全書除了緒言而外，共分二十八章。每章的原來篇幅，平均不到十面，却都是短小精悍，句句有力。第一章至第七章是一種比較研究(比較「武力經濟」與「福利經濟」的不同)和對於武力經濟的一般性介紹。第八章至第十六章則分別就全權主義國家的階層制度、農業、工業、勞工、消費、物價、國內和國外貿易，以及財政金融作一簡明的介紹。第十七十八兩章說明全權國家征服手段的毒辣。自十九章以下則闡論歐亞侵略國家對於美國的危險性，勸導美國人民犧牲一部份的自由和享受，急起準備國防；而於振作民主主義一點，尤不憚反復申述。

本書的最大特色和貢獻是在第一部份。過去經濟學都默認一切經濟活動的目標是人類福利的增進。著者則根據現實世界的情況，試為一針見血的分析，糾正以往經濟思想上的錯覺。本書的出版是在蘇德兩國還攜手和好的時候，著者根據其對於福利經濟與武力經濟的比照，認為共產和納粹兩種主義的哲學基礎不能並立，倒是民主資本主義國家和蘇俄的經濟有其共同的所在。當茲同盟與軸心兩大陣綫分明的今日，本書論點的價值，尤可顯見。

原著於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出版於美國紐約，一九四一年一月卽已再版，筆者於一九四二年春得讀此書，窮二日夜之力，不忍釋手。適財政評論社約爲專著選譯，爰逐章譯出，分載於八卷各期，頗引起各方人士之注意。今得彙印成書，用綴數語，以爲介紹。譯時匆促，疏誤之處，尙望讀者不吝指正！

一九四三年二月二十三日徐宗士識於重慶新橋

著者序言

過去與將來正彙集於今日。朦朧暗淡的過去重復出現，加強了烽火高燃的地面的兇兆。久已埋藏入土的鬼怪，又正出沒於爲各種絕難解決的問題所重壓着的現代。以好多代的苦痛忍受所換得的進步，以無數人們的血汗犧牲所建立的制度，若干高傲自尊國家所取得的自由，都已經成爲這些火焰的祭品。侵略的遊牧民族挾着飛機與坦克，又見活躍於世。宗教裁判所吞滅了直到最近還很幸福的成千成萬男女。兩種致命的武器——利劍和播音機，追逐着異教徒。連續的暴虐，宣佈了理智和自由時代的死刑。

一七八一年秋約克鎮（Yorktown）的一戰，並不是保證美國人民獨立的最後一仗。美國革命正像法國革命一樣，還沒有完成。當今的黑暗勢力遠過於「生命自由和幸福的追求」這一呼聲，較之一百六十四年以前，更具革命性。一七七六年的上進革命（Upward Revolution）正遭遇着一九三三年的下流革命（Downward revolution）。

不但政治機構，成就和權利受到了威脅。沒有一個問題澈底地解決，沒有一樣事物可說是確定的取得，也沒有一個可以默認的成規。這一革命既不限於政治範圍，更不囿於軍事範圍。即在經濟學上，也同樣地遭遇挑戰。一個新的經濟秩序已經掃蕩着舊的世界（歐洲），而且威迫着新的樂土（美洲），既沒有引起普通觀察家的注意，又爲研究新的專制主義者所忽視，更爲許多專家所低估。與財富相聯結的經濟制度已爲專與武力爲緣的經濟制度所代替。國家經濟已經轉變而爲征服和支配的有力機構。工業，農業，商業和勞工都不過是軍事機構的一部。較高的武力水準代替了較高的生活水準。戰爭與革命的本身成爲目標。其餘一切事物都已降爲附從。經濟的目的，方法和組織都改變了。任何經濟觀念幾都另賦以一種新的意義。

著者過去曾處於特別親切（雖不是安適）的地位，觀察這一武力新經濟的衝擊。他居住於一個純粹民主的

國家，四周爲日漲月高的紅黑棕各色革命勢力所包圍，維護着一個成功地改善生活的經濟，以禦日趨增強的鐵腕政策，逐步退讓，『爲敵所算，爲友所賣』，終於自觀一個自由的經濟被「科學的掠奪」所犧牲，因此他能夠洞察兩種經濟和人類價值制度的互相衝擊。捷克本是一個生動的民主主義的實驗場所，旋即成爲大規範壓迫和大規模毀滅這一新技術的試驗站。

這樣兩種世界的衝突，根本上是軍事與經濟征服的新制度，以及尚未受到這一衝突的影響從而警戒太晚認識不足的那些國家之間的競賽。西方的大國遲遲不克重視過去這一火山爆發的力量，他們因爲認識太晚，因而行動太遲。捷克人民較之西方國家更能認清這一危機，並不是偶然的事。所謂武力新哲學的大部，早在幾世紀以前試行於被支配的人民。

這一本書的寫作，旨在使富有興趣而並未具有專識的讀者，能自各種衝突的學說，敘述和事實的五里霧中，略見頭緒。對於實業界的人士，此書尤特別重要：他們應該銳敏地警覺以防武力經濟的灌輸於我們的實業制度。威爾斯（H. G. Wells）的說法大概是對的：他指出民主主義的最大危機，不僅是由於「就業不佳的青年」（Unemployed Youngmen）同時也因起於「有錢和統治階級的恐懼」，許多國家的有錢和統治階級常常犧牲民主的自由權利，其結果他們也被剝奪了其他一切的權利，包括私有財產權在內。

本書的大部，係寫於一九四〇年的八月間，自此以後的事件，並沒有改變了原稿所述的基本觀念和制度，祇有武力經濟的根本型式，較前更可顯明地呈現出來。

許多和霽而熱心的美國人士，對於那些堅忍地犧牲自己以求人類新的上進的民族的精神，表示着關切，同情和瞭解，著者私衷極爲感謝。他們的鼓勵和援助，大有助於這一研究的進行。塞夫（Barry Cerr）史考脫（Arthur F. Scott）和戴立爾（Robert P. Terrill）三位教授會閱原稿的全部或一部。他們提出的意見，至有價值。芬琪女士（Elisabeth Fwuge）曾力助原稿的製成。里特學院學術空氣的自由，目標的熱誠，以及對於社會問題合理而有人性的追研，尤予來自另一世界的著者以無限的鼓勵。

一九四〇年十一月

武力經濟學目錄

第一章	肉眼不見的革命	三
第二章	資本主義與福利經濟	六
第三章	革命的競爭	一四
第四章	難道福利經濟失敗了麼	一八
第五章	致命的離婚	二四
第六章	推動力	二七
第七章	戰時經濟學	三三
第八章	新階層制度	三九
第九章	全權主義國家的農業	四五
第十章	工業的巨獸	四七
第十一章	勞工與武力經濟	五二
第十二章	統制的消費	五六
第十三章	統制的物價	六〇
第十四章	統制的貿易	六四
第十五章	全權主義國家的對外貿易	六七
第十六章	約束的財政	七三
第十七章	全盤征服	七七
第十八章	不流血的戰爭	八三

第十九章 天下三分.....八六

第二十章 國內陣綫.....九〇

第二十一章 國防經濟.....九二

第二十二章 計劃與自由.....九六

第二十三章 肉眼不見的侵略者.....一〇〇

第二十四章 武力經濟與美國水準.....一〇四

第二十五章 超越歐洲的帝國.....一〇九

第二十六章 最後的邊境.....一一一

第二十七章 寶劍與精神.....一一三

第二十八章 空中堡壘.....一一六

第一章 肉眼不見的革命

過去七年中，世界革命久已盛行；但直至一九四〇年底以前數月，輪廓始明，而美國和他處的人士，還很少有人認清這一衝力的全貌。

方今世界所遭遇的危機，世人每稱之爲戰爭。實則毋甯呼之爲政治，社會，經濟，道德和宗教的革命爲適當。所謂德國和英法之間的戰爭，不過是旨在摧毀一大文化遺產的世界性革命運動的一面。

這一革命的真正目的，多年來隱藏於一個煙幕的後面，遮蔽了其他國家的大衆甚至領袖的目光。在這一煙幕的後面，正在拚命地準備着達到唯一的目標：即是地而上一切事物的改變。革命的名稱，因國而異。在德國，這一革命稱之爲國社主義；在意大利，稱之爲法西斯主義；在日本，稱之爲「東亞新秩序」；在西班牙，稱之爲「法朗基」主義(Falangism)。在有些國家，起初發動的是一種保守的或是反動的運動，但不久革命勢力隨即佔着上風。在好些國家，這種運動每以「防禦布爾塞維克主義」(Abolition Against Bolshevism)自任，可是我們必須明白認識：世界革命的兩大主潮——共產主義和納粹主義——並不是敵人而是競爭者。革命已經發展成爲競爭的業務。兩大革命及其附從，都旨在首先摧毀現存的社會和經濟秩序。至於如何分贓，則可待諸將來。每一革命的第一個指導原理是破壞，而在過去數年中犧牲於破壞運動的祭品，可謂史無倫比。

我們應該指出：二十世紀的革命並不一定是巷戰。正像其他一切事物的技術都已改變，成爲現時最大業務的革命戰術，也已經發生了變革。革命已經成爲一種科學，成爲一個複雜的機構，其發動並不依賴大衆，而需有效率的專家的準備。現時的革命並不從下層發動，而係由上而下。牠所需要的是把可靠而經過訓練的人員有組織地滲入政府，實業，公用事業，交通運輸等機關之中，佔據要位。我們可以從意大利法西斯黨人馬拉柏脫(Maragall)的著作「事變——革命的技術」(Coup d'Etat—the Technique Of Revolution N. Y. 1932)中清楚地認識這一種程序。他這一本書實爲一部革命的手冊，凡欲鼓動或制止革命行動者，都應該一讀。他所描述托洛斯基在俄國，墨索里尼在意大利製造革命以及史達林制止事變的那些方法，實爲有興趣於正反兩方面者所

必讀。馬拉拍脫引用過托洛斯基的話：『叛變不是一種藝術，而是一架引擎。一定要技術專家才可以發動牠，也祇有牠們才可以制止。』

我們也要記清：現時許多革命製造家所謂革命，不光是不得已出於最後一着的臨時緊急措置。好些革命家——尤其是納粹人相信：人性應該使其時在騷動之中，革命永不休止，秩序永不安靜，如此，有勇氣和胆量去決定人類命運的人，可以隨心如意地操縱社會的一切。引用希特勒自己的話：『革命不能終止。牠永不能制止。我們本身是一種運動體，我們是永恆的革命份子。我們決不讓自身休止於永久的狀態。』他後來又說過：『外表上我終止了革命。但內心並不靜止。我們現在積儲我們的仇恨與思想以備將來揭去面具露出我們的真相，永遠顯露我們的真相。』（勞希甯：『毀滅之聲』Hermann Pausingh: *The Voice Of Destruction*. N.Y. 1940）

將來的歷史家一定很難解釋：所謂資本主義國家的保守階級，何以在這樣長的時期內，還不會懂得納粹主義。過去有好許多而且至今還有些有勢力的實業家和大資產家，認定納粹主義足以保證他們抗禦布爾塞維克主義。英法兩國很有勢力的集團即係如此。所謂英國的統治階級全不認識納粹主義的真相。英國捲入戰爭好幾個月以後，他們依舊不瞭解德國國社主義的本質及其潛力。要是有人懷疑我的說法，請他讀一讀漢德森的『辱命記』（Sir Neville Henderson: *Failure Of A Mission*）這是在陰雲密佈的幾年中，充當英國駐德大使的回憶錄。我們可以看出：他雖然熟識劇中主角的性格，可是絕對不認識幕後運行的社會勢力。希特勒能夠隱藏他這一運動的世界革命目標，反而藉此騙取各國資產階級投資利益的保險費用，或許是他一生事業中的主要成就。

更可驚異的是：納粹黨原理和程序的每一方面或步驟，都由革命領袖自身或會參與機密的頭頭製造，引用希特勒自己的話：『最重要的，我們將保持我們的熱切欲望，把全世界變革至於史無倫比的程度。牠也會使我們獲得特殊的內心快感，看到我們周圍的人們全不覺覺他們實際上正在遭遇的命運。他們祇眩惑地注視着兩件熟悉的表面事物，例如所有權，收入，品位，以及其他過時的觀念。祇要這些表面事物不動搖，他們就很滿足。但在同時，他們已經踏入一種新的關係，一個有力的社會勢力抓住了他們。』（勞希甯，前引一書）

現在已經來不及慨嘆好些大國領袖的短視和缺少眼光。我們不能再退回到我們的出發點。我們也來不及追悔所謂「姑息政策」。假使我們及早認識這些變革的革命性質，歷史也許要大不同。各國也有好些人們自始認清：這些革命一經發動決不能加以「綏靖」，決不能以些小的退讓換得其終止；每一次的退讓只有增大了革命的胃口。革命可能成功，也可能失敗，可是決不能「綏靖」或「姑息」。

這樣我們正面對着一個新的世界。我們正面對着一個新的經濟。至少起自十七世紀的經濟史的一個階段，已經走向牠的盡頭。自工業革命以來，世界經濟從沒有經歷像目前這樣廣泛的形態變革。我們似已到達福利經濟的末年，而匆迫地走向所謂「武力經濟」的世界。這一發展能否制止，猶在未定之天。要是政治家和實業界確有勇氣略冒犧牲，也許還來得及加以預防。本來的問題是在犧牲一小部份以拯救全體；可是現在我們也許要犧牲全體以拯救一小部份。美國是最後一個也是唯一維持着「福利經濟」或有些人所謂「財富經濟」遺跡的國家。她現在是一個孤島，周圍怒號着武力經濟的高潮。

這一種新經濟將對於美國發生怎樣的衝力？牠將如何影響工業，勞工以及整個社會的政治的型式？從各種觀點看來，美國代表舊的世界。這一舊世界幾乎在一夜之間為嶄新學說和社會改組的火山所崩裂改變，令人不能辨認。過去的變革從沒有這樣的迅速，其影響於人類社會也從沒有這樣的深刻。目前的變動太唐突了，幾乎使我們的心目來不及窺察；也來不及理解。依照年歷，我們雖在一九四〇年，可是我們的腦筋還遠在一九二〇年，最快也不過一九三〇年我們並不知道：在我們周圍的世界，並不是我們想像中的過去世界；我們也不知道：世界不再恢復舊態；我們的個人生活不再與前雷同，我們的將來和我們子孫的將來，將為這一力的革命影響到空前的程度；我們現在雖然坐談飲喝快樂無比，可是我們足下的地球正在震撼動搖。我們所經歷的年代雖然祇像一個短期的郊遊，可是明天也許要比昨天遠為黑暗！

第二章 資本主義與福利經濟

「國社主義是一種世界哲學 (Weltanschauung)，牠與現時資本主義及其馬克斯主義者和布爾喬亞的隨從，立於截然相反的地位」。
no lie Van den Bruck (德意志第三帝國) (Germany's Third Empire)

職業經濟學者和一般讀者都很難瞭解：為什麼有一種運動的哲學，同時攻擊資本主義和馬克斯主義，亦即同時攻擊所謂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可是武力新經濟確是兩者的死敵。不管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在過去八十年或一百年中如何地互相仇視，但是牠們有其共同的基本哲學，共同的基本人生觀：就是相信人類努力的目標，應該是：求致更高和更好的生活水準，更大的快樂，更多的物質上的和精神上的事物。這一種革命是在滅絕而且念全然相反。牠否定了過去一百五十年中文明國人們宣說，提倡和企圖求致的事物。這一種革命是在滅絕而且繼續要滅絕在現有文明存在期間，我們所寶貴的一切事物——這一文明的產生和美利堅與英國的誕生同時。因此我們這一代的男女，自然要對於傾覆一百五十多年來連續進步的山崩，大感訝異而不可理解。法西斯哲學家力斥我們的文明不過是一種金錢的文明。他們提出另一種的人類社會——稱之為「英勇的社會」(Heroic Society)，以對抗舊有的文明，因此我們現有兩種基本的人生觀。墨索里尼曾經說過：「法西斯主義(其類似的運動和學說也是一樣)否認物質幸福的觀念，而把這種觀念還給牠的發明家——十九世紀上半紀的經濟學者；也就是說：法西斯主義認為「物質幸福等於快樂」的公式不能適用；這種公式祇會把人類降至與禽獸無異，祇會使人類關心一件事情——長得胖，吃得好——其結果，人類祇剩了一個純粹的物質生活。」(註一)這一種新的哲學把人類看作一種掠奪的動物，其內心的本能是「勇敢、冒險、與征服。」(註二)

武力經濟的政治目標，也像牠的學理一樣地狂暴。我們祇要略舉一二說明即可顯見這一新革命的目的。在這次歐戰爆發以前十天，德國官方統制的佛蘭克府報 (Frankfurter Zeitung) 載過下面的話：「我們的戰鬥是針對着：政治和經濟秩序都已過時而註定了要消滅的世界。……除非國社主義的新秩序掃蕩了全球，世界決不會有和平。」納粹黨的官方理論家羅森堡 (Alfred Rosenberg) 曾經說過：「新的和平將使德國成為全球主人

，新的和平並不繫於非戰主義者婦人們的棕樹葉上，而是建立於爲了造就高級文明而掌握世界的主族（Master race）所持勝利寶劍之上。」

武力經濟學所依據的是一種新型的人物，他認爲經濟幸福的價值遠在權力威信與支配慾之下。過去一百五十年中，我們所想像的，以經濟名詞爲主，我們有意識地，或無意識地接受若干種的價值而予以默許。自由主義，保守主義和社會主義都從共同的前提出發：最要緊的是經濟動機，而將其他動機置於次要。在這一點上，亞丹斯密和馬克斯沒有很大的差別。亞丹斯密的學說是建立於「經濟人」（Economic man）之上，馬克斯的學說則建立於「經濟階級」（Economic Class）之上。共產黨宣言第一句話是：「直到如今的一切社會歷史是階級鬥爭史。」最保守而最激烈地反對任何種社會主義的實業家，他腦筋中想像的名詞，並不和共產主義的宣傳家相差很遠。他們都假定「人根本是一個經濟人（Economic being）」。武力哲學及其直接結果「武力經濟」，則從另一種假定出發，人根本是一個戰鬥的動物，旨在毀滅與控制別人的生命，或如另一預言德國支配權的哲學家史賓樓（Spencer）所說：「是其有創造力之手的掠食野獸」。假使這一差別早些善爲了解，世界的面目也許不像現在的那樣糟。墨索里尼有一次曾經說過，民主主義和法西斯主義是兩個決不能調和的世界。因此我們很驚異：有些人認爲民主主義和武力哲學可以在同一世界內並存的幻想，能夠維持多久。民主主義本身是可能調和的，因爲討論和妥協本來是牠的主要特質。可是納粹主義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原則是激進的，革命的，又是不妥協的，所以決不能也決不願調和，納粹主義創始人之一史杜亞張伯倫（Houston Stewart Chamberlain）曾經說過：「兩種文化決不能並立。這是無容置疑的，希臘的文化決不能安息於羅馬文化之下，羅馬文化終歸於消滅。……一種文化必須把握時間，毀滅另一種文化」（註三）武力經濟決不能在任何範圍內接受妥協，因爲牠認爲任何種的妥協和容忍，都違背了牠的哲學。有了我們的文化，就沒有他們的文化，有了我們的經濟，就沒有他們的經濟。

兩者間的差別太深刻了，凡是相信民主主義的人，實在沒有法子瞭解武力哲學的信徒，反過來亦復如是。他們儘可以說着同樣的語言，彼此間却無法理解，他們儘可以運用同樣的字眼，却表示不同的思想。福利經濟

學與武力經濟學差別之大，猶同會計事務所之與章莽綠林。福利經濟是根據會計事務所的精神，武力經濟則依照章莽綠林的法律。

我們的文明深信理性，人類智慧，瞭解力和科學的價值。他們則認為人類智慧是一種障礙的厥物，而依恃人類的非理性，依恃神祕的「血與土」宗教，依恃恐懼、仇恨和戰鬥的原始本能。

我們的制度長成於個人價值，以及每一人類心靈和人格的信念，這種信念使民主主義獲得道德上和宗教上的認可，他們的制度則否認個人的重要性，在他們看來，個人算不得什麼，至多不過是種族，國家或階級的一份子而已。我們的文明是從個人主義之上發榮滋長起來，他們的文明則為一切人民和一切事物的全部集體主義。

我們的文明把戰爭當作一種罪惡，有時雖有其必要，但總究是一種罪惡。他們則認定戰爭是力量的源泉。畢索里尼曾經說過：『法西斯主義觀察將來和人性的發展，愈與現時政治觀念相逕庭，愈不相信永久和平的可能性及其效用。因此牠否認非戰主義——這些人是放棄奮鬥和胆怯不敢犧牲者的產物。祇有戰爭能夠把人類的全部能力緊張到最高點，並且授予那些有勇氣去迎面捍衛的人民以尊榮的記號。所有其他的測驗都不是真正的，因為他們決不真欲人民在生死關頭選擇其一。因此，建立於害人的和平假定之上的主義，是和法西斯主義的相對立的。……法西斯主義甚至把這種反和平主義的精神，灌輸到個人的生命中去。……法西斯主義是戰鬥的教育。』尼采在半世紀前也曾講演過：『你們對於人道主義抱着奢望，殊不知牠已經忘記了如何從事戰鬥。除了每一次大戰而外，現在我們不知道另有什麼方法，使弱國更能劇烈地和確定地感到其營的粗暴力量，感到並非出自個人的深刻仇恨，感到意識清醒的人民那種殘酷無情的殺戮，感到摧毀敵人的一般銳氣，感到有如天崩地裂的內心爆發。』（Friedrich Nietzsche: Thus Spake Zarathustra）武力經濟不但不是永久革命論，同時也是永久戰爭信念的自然產物，和平不過是革命和戰爭中間短短的休息，尼采就說過：『你們的愛好和平，是把他當作新的戰爭的一種手段——你們要喜歡短的和平，而不愛好長久的和平。我勸你們不要去工作，而去戰鬥。我勸你們不要謀致和平，而要取得勝利。你們的工作應該就是戰鬥，你們的和平應該就是勝利。』

我們的文明是北美和法國大革命的產物，根本上是樂觀主義的。牠深信人種的進步，相信教育和共同努力可以產生一種比較高尚的人類。他們則相信人類的本能尤其支配和征服的本能，是不能變更的，現在的人和石器時代的人根本上是同一種的動物，而且不但實際上是如此，并且也應該如此。武力制度下的教育，並不旨在教誨新的標準，而在暴露原始的本能和加強人的戰鬥本質。（尼采：「男人須訓練以作戰，婦人則責在生產戰士，其他一切都是蠢事」）。『與其爲人愛，毋寧爲人怕，因爲一般的人都是忘恩負義，朝三暮四，愚蠢，胆小而貪得無厭。』（Nicolo Machiavelli, the Prince）美國立國之基是「一切的人都生而自由和平等」。武力哲學的本質則恰恰與此相反：人生而須服從國家，而且生而並不平等。依據這一並不新奇的原則，各個人之間和各國家之間都不平等。有超越個人和超越國家，有主人和宗主國，也有奴隸和奴隸國家。他們認定公共政策的目的是在造成和鼓勵不平等，而並不旨在把人們提升到同一的水準。他們主張要有一種階層制度，社會的組織應得由上而下，階級森嚴，賤民（The unfortunates）在底，領袖（Rührer Duce）在頂。

這種說法也許太重理論，但在這一種制度之下實際經濟也很受到牽連影響。要是武力哲學當道，則所謂自由而平等的社會的信念，即成爲不切實際的夢想，一提到這些，就要身冒拘禁殺戮的危險。每一個人的社會地是由世襲或一國最高領袖所決定，社會的結構階層井然而無彈性，有如中世紀的社會。我們的文明相信一個依據國際公平和法律的共同觀念的國際秩序。他們的制度決不能有國際秩序。祇有最強有力者才能掌握實權，獨裁一切。

我們所着重的民主政府制度是我們的信念的產物。在全權主義制度之下，社會的組織必須是反個人主義的，不合理的，不平等的，反非戰主義的，因此牠的政府決不能也決不應當是代議的，自由的和民主的。牠不應當是一個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而是一個居民之上的政府；不是一個自下而上的政府，而是一個自上而下的政府。政府不應該爲人民服役，而是人民應該爲政府服役。全權主義的制度是與武力哲學不可分割的，有此即不能無彼。

在經濟學的領域內，同一的真理也可以適用。人民沒有自由的地方，也就沒有自由的經濟。假使在政治領域以內個人算不得什麼，則在經濟領域以內他更沒有發言的餘地。全權主義政治必與全權經濟相並行；若在政